

云雀行动



王金明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云雀行动

YUNQUE XINGDONG

王金明 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雀行动/王金明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

ISBN 7-5080-2509-1

I. 云… II. 王… III. 文学-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3477 号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355 千字

定 价: 23.9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序

刘 沙

金明的这个剧本初稿完成于1997年底,形式上是电影剧本,实际上从叙事语言到结构更像是一篇6、7万字的中篇小说。这个小说式的电影剧本几经辗转到我手时已是1999年的5月。我一口气读完这个电影剧本,感觉到这是个好故事坯子,作者对自己的生活有较为独特的体验和感悟,语言诙谐幽默,能抓住人心,所缺乏的只是戏剧结构。我于是有了把这个故事做成一个20集电视连续剧的想法。

我与金明见了面,告知我的想法。金明表示同意,并得到了单位领导的支持。于是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有空儿,就约金明见面谈结构,谈如何编故事,谈小说与戏剧的区别。金明只要是脱得了身,就会随便找辆摩托车,像疯狂老鼠一样高速直奔紫禁城公司,我们俩谈上个把小时,然后在紫禁城公司吃顿工作餐,走人。这样一直延续了三四个月,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见上一两次面,有时是我讲自己多年从事影视工作的经验、影视创作的基本知识;有时是他讲自己工作上经历过的生动有趣的、没头没尾的、不知来龙去脉的、不知真假的故事,有时候我们都没话可说,就面对面坐着,然后吃完饭走人。到了1999年10月份,金明搞完了12集的剧本初稿,我觉得调整后的故事基本完整了,人物和结构已初具电视剧的模样了,就请紫禁城公司的几个老总给提了意见。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和金明基本上没怎么见面,因为要说的都说完了。金明则全力以赴地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赶稿子,因为从一个电影剧本到一个20集的电视剧本,可说是一个质变,而这个质变首先是从量变开始的。一个电影剧本相当于两集电视剧的容量。也

就是说要从原来的6、7万字扩充到20集电视连续剧的35万字左右。2000年4月,金明完成了18集的电视剧本,我一看差不多了,就请被圈内尊称为“史爷”的著名剧作家、我的好朋友史建全看本子提意见。史爷对本子评价甚高,特别欣赏金明的对话语言和精彩的细节描写,主动表示愿加盟担任文学顾问,帮助修改剧本。得到史爷的肯定,我心里更有了底,于是开始筹备主创班子:导演是祝君;请中戏高材生、精通戏剧结构理论的邢戈担任情节策划和责任编辑;摄影是八一厂的著名摄影师任鹏。我把这群精英关在饭店里,一起为金明支招儿,帮他修改剧本。这几个人个个都自以为是,吵成了一锅粥,发脾气、摔电话的事时有发生,金明在这几个人里面表现得较为克制,对他们的争吵冷眼旁观,偶有佳句,便偷偷记录在纸上。史爷与祝君导演吵得最为激烈,已经到了摔电话、脸红脖子粗的地步。后来我问金明为什么不劝一下,金明称,只要他们两个不动手,他就不管,现在能为艺术肯争论到要打架境界的人可不多了,何况是为他自己的剧本创作?

最后剧本总算完成了,电视剧按计划如期开拍。金明拿着几页纸对我讲,这几个月,他相当于上了一个编剧专业的速成班,他把那几个人有关剧本创作的言谈话语总结归纳了二十一条,并声称有了这二十一条,至少免去了五六年的创作摸索阶段,对今后的创作意义重大。

现在,金明的小说《云雀行动》就要出版了,我从内心里感到高兴,我衷心地祝愿他在今后的创作中再创佳绩,写出更好的作品。当然,我还想说一句,这部电视剧能够顺利完成,小说能够与读者见面,除了我和金明的努力以及本文提及的各位高人的鼎立相助外,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就是这部作品凝聚了几代国安干警为了祖国的安全,不畏牺牲、不计名利的崇高精神对我们的激励。

2001年6月21日



第一章

一辆奔驰 600 悄无声息地停在东方饭店门西侧的路边。

司机位置上,坐着一个戴眼镜、分头、略有些发胖的青年,他叫丁慨然,是国家安全机关直属特勤组组长。司机副座上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人,叫林光,特勤组侦察员。他长得宽肩厚胛,颇长的脖子肌肉丰满,胸部凸起的线条撑胀了衬衣,整个身体精雕细磨得恰到好处,洋溢着力量,一身剪裁合体、做工精细的西装。后排座上是个穿旗袍、打扮得如花似玉的礼仪小姐,手中捧一束鲜花。她叫钟晓雯,特勤组侦察员。

丁慨然按下窗玻璃控制钮,车窗玻璃下降留出一道缝隙。透过玻璃缝隙可见饭店门前,写有“科技园区招商引资签约仪式”字样。

一辆丰田牌轿车在饭店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台商郑家伟,他三十多岁,样子很文静,像个读书人。

饭店内迎出几个区干部。一位秘书为他们作介绍。大家握手寒暄了几句,一同向已经布置好的会议大厅走去。

丁慨然从车座旁小巧的饮料架上拿起便携式保温瓶,倒了一

杯咖啡。

丁慨然：“两位，想不想来一杯？还挺烫呢。”

林光眼睛盯着饭店大门：“是小温煮的吧？瞧人家的姓，就挺温暖的。”

钟晓雯接过咖啡喝了一口，闭上眼回想着。

林光接过来一喝：“真苦，忘了放糖和咖啡老伴儿了吧？”

丁慨然：“由苦喝出甜来，这就是咖啡文化的真谛。”

林光：“酸。”

丁慨然耳机里传来指令：“特勤组注意，五分钟后开始行动。”

丁慨然：“明白。”他转过身对林光和钟晓雯说：“可以献花了。”

林光：“这次台湾军情局的500万美金算是打水漂儿了。”

丁慨然：“干得漂亮点儿，这儿有外国记者在场，别穿了帮。”

钟晓雯：“放心，没问题。”

林光：“晓雯的手段我在集训队里领教过，下手黑着呢，我看她可以按住一头野猪，别说这么一个小白脸儿了。”

丁慨然：“你领教过啦？”

林光：“你肯定不是晓雯的对手。”

丁慨然：“我崇尚知识就是力量，从来与人都是斗智不斗勇。”

钟晓雯推了一下丁慨然：“你们俩我可谁也没招惹，谁也没得罪，别跟我过不去呀。”

丁慨然看看手表，说了声：“行动。”三人迅捷下车，朝东方饭店奔去。

饭店会议厅内气氛热烈，招商引资签约仪式正在进行，境内外记者的闪光灯亮成了一片。

主持人宣布：“下面请台湾郑氏电子公司总裁郑家伟先生与我区中皇电子公司互换合作签约文本。”

风度翩翩的郑家伟走到签约桌前，与李区长握手。

主持人：“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祖国宝岛台湾的

企业家郑家伟先生来我区投资建厂。”

掌声再度响起。郑家伟春风得意地向众人招手致意。

扮成礼仪小姐的钟晓雯面带灿烂微笑将一大束鲜花放入郑家伟手中。郑家伟脸上的笑容突然消失，露出一丝惊慌。这时，一副手铐在鲜花的遮掩下，“咔嚓”一声戴在郑家伟的手腕上。

钟晓雯：“国家安全局。请面带微笑，保持沉默。”

郑家伟明白了什么，顺服地听从钟晓雯的指令，强挤出一丝微笑，似哭似乐。

主持人：“签字仪式到此结束，下面是自助酒会，请大家随意。”

境内外记者蜂涌而上围住了郑家伟。丁慨然和林光一个拿着采访录音机，一个端着照相机，奋力挡在众记者前面，抢先提出各种问题，使别的记者无从插话。

“请问郑先生这是第几次来大陆做生意，以前投资过什么项目？”

“请问郑先生，接受市政府高级官员的宴请对您意味着什么，您是不是心里很兴奋，很激动？”

“请问郑先生在大陆生活习惯吗？”

“请问郑先生为什么没有携太太一起来大陆，家里有几个孩子？”

丁慨然和林光这两个人东一句、西一句不着边际地问起来没完没了，别的记者根本就没有提问的机会。

一位戴着眼镜的女记者摇摇头：“这是哪个报社的记者，提这么没水平的问题。”

钟晓雯与丁慨然、林光簇拥着郑家伟走出会议大厅，走向门口的奔驰车。

一位台湾女记者正对着摄像机进行现场报道：

“台湾郑氏电子公司的郑家伟董事长在如花的礼仪小姐簇拥下，走上了汽车，将去出席本市高级官员的宴请，也许是由于激动，

也许是因为劳累，也许是礼仪小姐太热情了，郑先生的脸上略有一些无奈的神情。”

钟晓雯彬彬有礼地拉开车门，郑家伟一迟疑，钟晓雯暗中抬腿顶了他一下，郑一个趔趄栽进车里。

众记者跟至车前，不解地望着上车的几人。

丁慨然和林光上车，奔驰车强劲起动，发出一阵车轮与地面刺耳的磨擦声，绝尘而去。

女主持人：“……现在，我们就实地采访一下郑家伟先生，听听他对这次投资签约的感受。”回身却不见郑家伟，一脸茫然：“人呢？”

国家安全机关指挥中心。副局长祝永杰望着指挥中心大屏幕：奔驰轿车在大饭店前的广场上划过一个漂亮的弧线，快速离去。

祝局长回过头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命令道：“通知取证组收队，预审组做好准备。”

工作人员重复命令：“是，祝局长命令，取证组收队，预审组做好准备。”

祝局长拿起电话：“李区长您好，我是安全局老祝，非常感谢您配合我们的工作。”

电话里传来李区长的声音：“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工作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说实在的，我跟这姓郑的台商打了好几年交道，可一点儿没看出来。”

祝局长：“你要是能看出来，要我们国家安全机关干什么？”

二人哈哈大笑。

祝局长：“改日我们聚聚，好，再见。”

奔驰车内。钟晓雯将逮捕证递给郑家伟：“请在逮捕证上签字，签你的真名——郑家初。”

郑家初戴手铐的手略微颤抖着拨开钟晓雯塞过的水笔。

郑家初：“你们一定搞错了！我是郑氏公司总经理郑家伟。”

林光没好气地：“家伟？！你给我夹起尾巴来把你名字签上！”

郑家初：“我是台湾郑氏电子公司总裁，我是一个台湾人……”

丁慨然：“以你的行为，我们完全可以公开逮捕你，正因为你是个台湾人，我们才会以这种方式煞费苦心地保全一个同胞的面子。你要明白，签字只是履行一个法律程序，你做为一个在大陆潜伏的台湾军情局间谍，面临的法律后果并不会因为你不签字而减轻。”

郑家初故作镇定地眼望窗外。

钟晓雯给他戴上一副不透光的墨镜：“你现在不应该在签不签字上动心思，而应该抓紧时间想想自己的处境，你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到了这一步，就意味着你的自由生活到头了。”

奔驰轿车驶进市局预审处那座非常不起眼的五层楼小院内。预审工作人员望着空白逮捕证问：“晓雯，这主儿怎么没签字？”

钟晓雯：“他觉得自己能扛过去，这就等于将你们的军。”

一位大个子预审员拿出一个铁盘，对郑家初说：“把你的东西放在这里面。”

郑家初极不情愿地把自己的皮夹、手表等物放进铁盘中，说：“我在这里有企业，有投资，你们这样对待我实在过分！”

预审员一边登记物品一边说：“我们保护合法台商，你干的事儿合不合法你自己心里清楚！”

预审员把登记本和空白逮捕证往郑家初面前一推：“签字。”然后把郑家初交出的东西封在一个塑料袋里：“你的东西都在这里，看好了啊。”

郑家初把逮捕证推到一边：“我只签这个，因为你们收了我的东西。”

国家安全机关枪械库。林光掏出手枪交给了胖乎乎的魏处长。

魏处长仔细地检查着：“活儿干得挺麻利呀！哎，我说你们俩

大小伙子不是挺厉害吗，怎么裨节儿上让人家晓雯一个姑娘上去动手？”她说着打开枪柜将手枪收进柜里。

林光：“把手铐埋在鲜花里，光天化日之下将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带走，这事只有钟晓雯做得来！”

魏处长：“这是谁的主意？”

“这样别出心裁的想法，还有谁？丁慨然呗。”

“谁在背后说我坏话呢？”丁慨然边说边走进了进来。柜里一排崭新的手枪立即将丁慨然吸引住。

丁慨然：“哟，魏处，进新枪了？你把那把拿来给我看看。哪国的？”

魏处递给丁慨然一把手枪：“中国的，92式，漂亮吧？”

丁慨然一把抢过去：“魏处，什么时候补办持枪证？做为侦察员，我连持枪证都没有，这可千万别传出去，那绝对是丑闻。”

魏处长将手枪夺回：“得了吧你，就你那枪法，你要有了枪，我还不天天得把防弹背心当坎肩穿？办什么持枪证，对你没用，你只要开动你的大脑，玩好你的电脑就行了。还有一事，上次执行任务你把那辆大奔鼻子碰了，修理费可得从你工资里扣呀！”

丁慨然：“和敌人拼刺刀，刺刀扎弯了有叫战士赔刺刀的吗？”

魏处长：“你那可是开着公车接你女朋友时碰的，我调查了，一定要扣！”

丁慨然：“随您便。”

国家安全机关门前。林光追着钟晓雯：“晓雯，今天是你的生日，除了我妈的生日就是你的生日我记得最清楚！”

钟晓雯：“又老一岁，我怎么越过心越虚。”

林光：“好好庆祝一下，我去买蛋糕。”

晓雯：“行啊，一星期没好好洗脸了，我得先去趟美容店。晚上几点？”

丁慨然：“我答应小温去她们学校，有点事。稍晚点儿吧。”

林光：“你们俩可得快点儿！”

美容店里，钟晓雯正半躺在椅子上，闭着眼，享受面部按摩美容。美容店中的音响里，播放着朴树的歌……

穿新衣裳，
剪新发型呀，
轻松一下，
WINDOWS98，
今后的路，
再没有痛苦，
我们的未来，
该有多酷！

……

女美容师：“小姐，很长时间没做护理了吧？”

钟晓雯：“哦，工作忙，顾不上。”

女美容师：“工作再忙也要注意护理皮肤，最好能每周护理一下。”

钟晓雯：“小姐您肯定把美容和阶级斗争弄混了，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美容不至于吧？”

女美容师：“其实美容就是女人和衰老进行的斗争，时刻也松懈不得，最好能每周做一次。”

手机响声。钟晓雯从包里掏出电话。

“我是钟晓雯。”她看看手表，“还没拿下？好的，我这就到。”

钟晓雯将电话“啪”地合上，一跃而起。

美容师被吓了一跳：“你要干嘛？”

钟晓雯：“有急事。”她顺手拿起一块药棉抹了抹脸。

钟晓雯、祝局长等人从局机关高大的台阶上走下来。祝局长边走边说：“郑家初晚上八点要参加海外企业家联谊会搞的大型活动，参加大会的海外企业家中有许多人与郑家初关系十分密切，如

果郑家初不能按时参加，肯定会引起对他的怀疑。另外，今晚十点钟郑家初要与台湾军情局通话报平安。你最迟七点半之前要把他拿下。如果晚了，就会影响对他的经营使用。现在给你剩下的时间不足七个小时。”

钟晓雯看了看手表，时针指到一点整：“祝局，我想用我的方式来做……”

祝局长：“今天你是主角，怎么做由你做主，本局长不说一句话。拿下算你大功一件，拿不下算我的。”

预审室。“哐当”一声，一只手推合上大电闸，大功率聚光灯突然点亮，墙上挂表的指针从 1:00 倒回拨至 5:00。预审室是半地下结构。几束强光从高及屋顶的窗户中射进。

钟晓雯在穿衣镜前动作利索漂亮地换好两杠一星的新式警服，一步迈进光区，左右看了看，感觉了一下：“再加一层橙色纸。”

窗外的聚光灯上罩一张橙色灯光纸，室内顿时一片黄昏光效。监室内。黑暗中，门被打开，冲进一片夕阳光。

看守员：“郑家初，走吧。”

坐在床边发愣的郑家初被光晃得虚眯着眼睛：“请问现在几点啦？”

看守员：“下午五点。”

郑家初有点不大相信：“不会吧，刚才不是还……”

看守员催促道：“走吧。”

郑家初一脸迷茫地站起身走出。

国家安全机关指挥中心。大屏幕上：郑家初从屋中带出，穿行在黄昏的光栅中，他向头顶的窗户看去。

祝局长身旁的几个下属一脸茫然地相互看了看，百思不得其解。祝局长看了看手表——表上的指针指向 1:15。

宽阔的大街上，店铺林立，行人如织。

突然，人群骚动起来，行人纷纷闪出一条道，只见一个30多岁的很强壮的男青年，一手持一把大折刀，一手拎着一个黑色皮包猛冲过来。在后面不远处，追来一个瘦瘦的20多岁的公安民警，手中持枪，嘴里高喊：“站住，再不站住，开枪了……”瘦警察举起枪，犹豫了一下，看街上行人太多，没敢开枪。

抢劫犯没有顾忌地跑着，没有人敢拦他。瘦警察紧赶几步，眼看就要抓住了，那个抢劫犯猛地回过身，举刀就刺。瘦警察与他搏斗起来，两个人扭在一起。搏斗中，瘦警察的枪掉在地上。瘦警察很吃力地将抢劫犯压在身下，抢劫犯一边用手狠托瘦警察的下巴，一边用手够不远处的手枪，手离枪越来越近……

在街角的蛋糕店，林光走出来。他很小心地提着刚买好的生日蛋糕，上面有一行字：莫等闲白了少年头，没人娶。

看到不远处人群的骚乱，他快步走过去。此时，抢劫犯的手已经摸到枪了……林光一个箭步冲上去，一脚狠狠踩在那只手上，一只手抓住抢劫犯的头发，用力向地上一磕，抢劫犯身子一软，脚蹬了几下，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瘦警察用手抹了抹汗，一边给抢劫犯上铐，一边说：“多谢，你是哪个单位的？”

林光：“不用上铐，一时半会醒不了。提醒你一下，下次遇到这样的事，要么一枪‘听倒’，要么收起枪，用拳脚摆平他。有枪不用，要让人家抢了去，‘婊子’就大了。”

110巡逻车来了，下来两个公安民警把抢劫犯抬进了车。

大街边上的树下。瘦警察问：“你是哪单位的？口儿还挺正，教训起我来了。”

林光：“一个门的，安全局。”说完，林光看看手中提的蛋糕，已经变型了，他用力抖了几下，想恢复原来的样子。他冲警察笑笑，想走。

瘦警察一脸笑容：“怪不得，出手真利索，也够狠的，弄不好那

家伙非成植物人不可。咱们是兄弟单位,你还得帮兄弟一把,到派出所做个笔录。”

林光:“我还有急事,给人过生日。”

瘦警察:“一会儿就行,您怎么称呼,我得跟您学两手,要不像我这样的身子骨,怎么干得过那些人?”

林光:“我叫林光,叫我小林就行了。”

警察:“林哥,我叫林华,咱还同一个姓,有缘,叫我华子,我欠您一个人情,想想刚才挺后怕的……”

派出所一间大办公室内。一个民警正在处理一起家庭纠纷。

林光正向一名警察说着当时的情况,旁边有一个警察在记录。

另一个房间内,一个民警正在打电话:“虽说是见义勇为,可出手太重了,现在那个家伙还在医院躺着呢,不省人事,医生说玄,弄不好要成植物人,真那样,谁养他,你们政治部来个人……不叫领人,只是说说情况,说真的,我们还感谢他呢……”

林光看看手表,站起来,走到专线电话前:“我打个电话。”

林光:“晓雯在吗?”

对方:“她正审案呢,估计得等会儿……”

预审室内。钟晓雯望着眼前的郑家初,一言不发。

郑家初一会儿扭头望向别处,一会儿低头苦想,极力掩饰着内心的不安,他的腿不自觉地抖动着。

监控室内的监视器旁,一些预审员在窃窃私语:“已经对视三十分钟了,两个人一句话都没说。”

郑家初沉不住气了:“小姐,我们只是互相看着,总得说点什么。我是冤枉的,我是合法的商人。”

钟晓雯:“我一直在等,把主动坦白的机会留给你。”

郑家初:“我真是冤枉的,我真的是合法商人,李区长可以给我作证。”

钟晓雯:“这是我听到的第二次同样的话,在此之前,我的同事

已听你说过 75 遍了,毫无创意可言。”

郑家初抬眼看向墙上的表。挂表指向 5:30。

育红小学三年级办公室。

丁慨然将笔记本电脑与办公室内的网络线连接,开启电脑。

丁慨然回头对女朋友温碧云说:“我设计了一套反黑客程序,不管什么样的入侵者我都能抓获。”

温碧云:“你就吹吧,上次你就信誓旦旦地说你的防火墙固若金汤,结果还是让人钻进去偷走了考试试题。这次要是再要让钻了空子,我看你也就没脸再见我了。”

丁慨然:“放心,我是最好的。”

丁慨然重重往椅子上一坐:“为你这点事我可是煞费苦心哪,好几天都没睡好。”

温碧云:“那是你愿意。”

丁慨然抓过碧云的手,把她拉到面前,欲让她坐在自己的腿上。

温碧云拍了他一掌:“别闹,让别的老师看见,多不好。”

丁慨然:“坐下,给你看看相。”温碧云在丁慨然对面坐下说:“又开始编。”

丁慨然:“让我好好看看,我妈说看人要看手和眼。”

丁慨然拉过温碧云的双手,煞有介事地看了起来。

丁慨然:“你的手白皙而柔软,在家里基本属于好吃懒做之类。”

温碧云:“我哥嫂不让我干。”

丁慨然:“劳动是人类第一需要。这句话你对学生说过多少遍吧?为人师表将来结婚后也不要走味儿。”

预审室内,郑家初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表。时针指向 9:35。